

扬州博物馆 编

江淮 文化论丛

第二辑

文物出版社

扬州博物馆 编

江淮 文化论丛

第二辑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姚敏苏 崔 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扬州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010-3735-3

I. ①江… II. ①扬… III. ①文化遗产—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1410 号

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

扬州博物馆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3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3735-3

定价: 108.00 元

《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编辑委员会

顾 问：卢桂平 董玉海 顾 风 冬 冰 徐国兵 袁 淮

徐良玉 马庭顺 蔡云峰 汪 勃 刘向东 韦明铎

主 编：徐忠文

副主编：高 荣 宗苏琴 谈长峰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广义 王潇潇 吉爱军 朱云瑛 庄志军 李 扬

吴 郁 张 历 侯桂林 桑 勇 董行玉

目 录

【考古研究】

扬州城遗址唐宋城时期用砖规格之研究

——兼及城砖烧制特征和包砖墙修砌技法等 汪 勃◎[1]

宝应明代刘家堡减水闸考古发掘简况 倪学萍 季寿山 印志华◎[27]

浅谈扬州宋代平山堂城与堡城的连结 王小迎 汪 勃◎[37]

扬州城遗址蜀冈上城垣城濠蠡测

——基于 2011 年扬州唐子城 - 宋堡城考古调查勘探的

结果 汪 勃◎[43]

【博物馆公共服务】

重视博物馆生态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扬州双博馆建设之思与考 袁 淮 徐忠文◎[63]

网络 E 时代的博物馆社会服务形式 宗苏琴◎[69]

对推进博物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几点思考 朱云瑛◎[78]

传播知识 教育公众

——扬州博物馆社教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王潇潇◎[82]

适应中的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 夏维凯◎[87]

当今博物馆文化产品研发之我见 徐 霄◎[92]

观众心理与博物馆教育浅析 姜凌宇◎[97]

浅谈博物馆讲解水平的提升 王丽华◎[103]

【陈列展览】

- 博物馆展陈三议 马庭顺◎[107]
- 浅谈汉墓专题博物馆的形象设计与服务提升 夏梅珍◎[115]
- 要百花齐放,更要百家争鸣
——博物馆及其展览评论之我见 曹爱生◎[124]

【文史研究】

- 关于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顾 农◎[132]
- “汉代扬州人吃鲍鱼”之说辩正 王潇潇◎[140]
- 沈园非复旧池台
——重读陈从周《扬州园林》 韦明铎 朱韫慧◎[143]
- 棣园主人包松溪述评 张 春◎[150]
- 迷楼:叙述·认知·再叙述
——一个典故的流传及其周边 余国江◎[162]
- 清廉从政四明臣 印 夏◎[176]
- 悲欣交集话石涛 庞 鸥◎[187]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扬州木雕 蔡云峰◎[193]
- 广陵琴韵引知音
——试述古琴艺术的受众与欣赏 张 春◎[199]

【遗址保护】

- 试述地方博物馆如何参与文保单位的开放利用工作 宗苏琴◎[204]
- 扬州文化博览城建设之我见 刘 刚◎[210]
- 浅议扬州古城门遗址考古与保护利用 池 军◎[214]

【藏品研究】

- 战国汉唐丝绸与铜镜纹饰的比较研究初探 王 晨◎[220]

冰雪聪明 异乎流俗

- 品说罗聘篆书“冰壶秋月”横幅及其他 徐忠文◎[233]
- 试述质朴无华的宋代光素漆器 季寿山◎[237]
- 唐代诗歌中的扬州铜镜 吴 炜 田桂棠◎[242]
- 汉代广陵漆面罩初探 林宛莹◎[246]
- 扬州铸镜与隋唐铜镜的发展 陈灿平◎[275]
- 画像石瑰宝“射阳汉石门画像” 倪学萍◎[302]
- 从臧柔刻《浣纱图》棒槌瓶看刻瓷艺术 庄志军◎[305]
- 扬州馆藏紫砂壶赏析 徐仁雨◎[310]
- 浅析扬州出土唐代器物中的外来因素 陈允兰◎[317]
- 扬州博物馆藏黄杨木雕赏析 刘永红◎[327]
- 出土漆木器保护研究现状概述 王子尧◎[334]
- 试析五代木雕双人首蛇身神怪俑 徐 霄◎[343]
- 风之骨
- 竹制扇骨浅谈 刘力雯◎[348]
- 读李璲《四相簪花图》 顾 娟◎[353]
- 高标逸韵君知否 正是层冰积雪时
- 由《层岩积雪图》轴初探吴湖帆的绘画艺术 封 冰◎[357]
- 汉画像石摄影略谈 杜 鹏◎[361]
- 精美华贵 绚丽多姿
- 谈宝应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铜镜 唐华荣◎[366]

【雕版印刷】

东亚汉籍版本流传之考察

- 以《寒山子诗集》为个案 刘玉才◎[370]
- 试论古籍雕版之厄与存世雕版的保护与利用
- 以故宫博物院藏雕版为例 翁连溪◎[380]
- “薄如钱唇”解析
- 古代活字字身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考 刘向东◎[393]

中韩日现存古籍雕版印刷技术分析	袁 淮◎[398]
韩国研究木版的现况与课题	朴 埈◎[409]
韩国木版画的发展	宋日基◎[422]
韩国国学振兴院所藏木版遗产的价值	南权熙◎[435]
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所藏丛书版片述略	李 豪◎[452]
附录 2011 ~ 2012 年度扬州双博馆外出考察学习报告	◎[463]
后记	◎[470]

扬州城遗址唐宋城时期用砖规格之研究

——兼及城砖烧制特征和包砖墙修砌技法等

汪 勃

内容提要：本文就扬州城遗址唐宋时期用砖的规格略作研究，并兼及城砖的烧制特征和包砖墙的修砌技法等，拟通过用砖规格、烧制技法等来推定各种城砖的烧制时代，建立扬州城遗址唐宋时期用砖的序列，希望能为关联遗迹相对年代的推定提供佐证资料。

关键词：扬州城 唐宋 砖 规格 修砌技法

关于扬州城遗址的沿革及唐宋时期城砖铭文的内容，笔者已做过归纳整理。本文拟在城砖铭文研究的基础上，再主要对扬州城唐宋时期的用砖规格进行探讨，并就用砖的烧制技术、城墙包砖墙的修砌技法等特征略作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后期修砌城墙包砖墙时多有使用较早期城砖的现象，故而依据城砖的规格、铭文内容、烧制特征等推定的只是城砖的烧制年代，并非其使用年代。也就是说，城砖的使用年代与烧制年代可能并非完全一致，因此需要注意将这二者区分清楚，修砌技法上的不同特征则较多地表现出了城砖的使用年代。

城垣包砖墙、铺地砖、排水沟等城防建筑或设施中所用之砖，基本与唐宋城墙同期包砖墙所用之城砖类同。除了上述的这类城防用砖之外，还有较为特殊的露道用砖，由于露道用砖的种类较少且使用地点明确，故而仅在文末略作介绍。另外，由于方形铺地砖的资料尚少，故而本文暂不论及此类砖。

本文所述及砖的规格较多，记述简便起见，主要使用〔长×宽-厚〕的简略方式，规格在一定区间内的则简化为〔(a~b)×(c~d)-(e~f)〕来表述；并且，由于文中记述砖规格所用长度单位均为厘米，故文中按上述简化方式叙及砖规格时均不再加“厘米”二字。

扬州位处江淮之间,雨水较多,这应该是城防中较多使用砖的主要原因。扬州唐子城宋宝祐城所处之地曾经是汉至六朝广陵城、隋代江都宫城位置所在,虽然相关发掘资料比较少,但已见使用有较多城砖的迹象。六朝广陵城北门附近发现城垣用砖规格为 $39 \times 19 - 7.5$,砖的平面、侧面、端面均有戳印阴文^①。唐子城西北城墙角内拐角发现有隋代包砖城墙,用砖为青灰色,砖土细腻,烧成火候高,面砖规格为 $35 \times 17 - 8$;填砖规格为 $36 \times 18 - 8$ 、 $35 \times 16 - 5.5$ 、 $? \times 14.5 - 4.5$,大者为素面灰砖,较小的多为绳纹砖;平铺顺砌,每层中有少量丁砖;城砖之间所用黏合剂为细腻黄泥浆;包砖墙有基槽,面砖朝外一侧磨制为斜面的现象较有特色^②。

一、唐代扬州用砖规格及修砌技法

唐代扬州城由两座城池构成,即子城和罗城。考古勘探发掘证实,子城在罗城西北角的蜀冈丘陵地上,罗城在蜀冈下的长江冲积平原上。子城亦称“牙城”或“衙城”,是唐代扬州官衙府署所在地;城墙因地势营造而成,故而城的平面形状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仅西城墙成一条直线,其余三面城墙呈三折状曲尺形;城墙夯筑而成,四面城墙中间各有一座城门,城门和城角处包砖;子城南门可能即是文献记载中的隋代行台门^③,唐代称为“中书门”,五代时期改叫“天兴门”;子城的西城墙可能沿用了隋江都宫城墙,在损坏处用唐砖加以修补,唐砖比隋砖小,呈长方形,其规格为 $30 \times (14.6 \sim 16) - (4.5 \sim 5.5)$ 。唐罗城位于蜀冈下,始建年代不晚于唐代中期^④,基本被现代扬州市区叠压,地表上残存部分城垣遗迹。

(一) 唐子城及其邻近地带所见用砖

1975年和1977年冬、1978年春扬州唐子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有炉灶、窰井、井、墙基、铺砖道路等遗迹。其中,手工业作坊各部分所用砖规格为分别为:炉灶门两壁 $30 \times 14 - 3$,炉门底部 $26 \times 12 - 2$,炉膛 $30 \times 14 - 3$ 、 $30 \times 15 - 6$ 、 $28 \times 13 - 4$,炉间砌墙 $30 \times 14 - 5$,窰井 $25 \times 12 - 2$,井壁 $28 \times 12 - 3.5$ 、 $27 \times 13 - 3$,墙基 $39 \times 18 - 8$ 、 $38 \times 18 - 7$ 、 $34 \times 16 - 4$ 、 $32 \times 16 - 6$,铺砖路面 $34 \times 16 - 5$ 、 $31.5 \times 14 - 4.5$;另外还有边长28厘米的方砖、中部有孔不通至底的门轴方砖;在唐子城东边缺口处发现有 $25.5 \times 13.5 - 4$ 的砖,在北墙中部G1北部中层出土 $32.5 \times 15 - 4.5$ 的灰色唐砖,在G1上层出土厚4厘米的唐砖^⑤。简报中就墙基砖记述有四种规格、两种砌法,惜未见何种规格砖对应于何种砌法的描述。笔者推测,单放平砌、 $34 \times 16 - 4$ 的当属唐代;

32 × 16 - 6 的难以定性, 倾向于定为唐末 ~ 北宋时期; 错缝叠压平砌、规格为 38 × 18 - 7、39 × 18 - 8 的倾向定为南宋时期的。也就是说, 上述遗迹中部分遗存的所属时代可能不仅只是唐代, 也有可能包含着晚至南宋时期的遗存。

1984 年, 在铁佛寺正南、西南、东北分三个区域进行了发掘, 其中东北区的晚唐至宋的房屋基址规模较大, 出土有莲花纹瓦当和大量戳印有“官”、“官人”、“官田”、“官林”等文字的瓦片^⑥。2006 年, 在扬州动物之窗(铁佛寺以东)建筑用地内发掘出的晚唐水井, 为砖券而成, 用砖规格为 25.2 × 12.5 - 2.7, 大多有“官”字款; 并出土有莲花纹瓦当和带有戳印“官”、“官白”、“官山”板瓦等建筑构件, 推测为唐光化年间(898 ~ 901 年)杨行密故宅(即后来的“光孝院”)的遗存^⑦。从这些砖的规格和出土位置等情况来看, 笔者推测这些用砖当是属于晚唐到杨吴初期的遗物。

从唐子城遗址中多处所见砖之规格, 辅以扬州城南门遗址唐代中期和唐代晚期用砖的不同情况来看, 唐代中期及其前所用城砖或与普通建筑用砖无甚区别。铁佛寺附近地带所见唐末五代遗址用砖情况, 或可说明同期唐子城附近的建筑用砖与中唐及其前的唐城用砖同样, 使用的也是同时期建筑一般所使用的小砖。

(二) 唐代罗城城砖及其他建筑用砖

1. 唐代罗城城砖

从目前对扬州唐代罗城的认识、尤其是从扬州城南门遗址的发掘结果来看, 唐代罗城主要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建或修缮, 第一次是在中唐时期, 第二次是在晚唐时期。

(1) 唐代中期罗城城砖

扬州城南门遗址中有唐代中期罗城遗存, 用砖规格主要有 25.5 × 12.5 - 3、26 × 13 - 4、27.5 × 13.5 - 5、30 × 14 - 4.5; 另外, 还有砖面阴刻行书“俭□”多个的, 规格为 30 × 15.2 - 3.8。中唐罗城城砖, 收分较均匀多在 1 厘米左右; 砖之间的黏合剂为黄土泥, 未见有用白石灰膏做黏合剂的现象, 但是偶然可见个别砖侧残存有白石灰浆的痕迹。每层砖依次平铺基本不见顺丁结合的砌法, 墙之间的连接方式为搭接而非晚唐及其以后所见的咬合。

唐罗城 8 号城门位于唐罗城西墙南段, 城墙和城门可分为早晚两期, 其中早期门道两侧用砖砌有门洞壁, 用砖规格为 30 × 15 - 4; 砌法以平铺错缝, 一顺一丁交替向上层层垒砌, 用黄泥作黏合剂^⑧。

中唐罗城用砖的规格和修砌方法,与上述唐子城东门和北墙用砖、手工业作坊窑炉砌砖以及下文涉及的文化宫遗址出土建筑用砖、大东门唐代水井井壁用砖、仪征胥浦唐墓、扬州农科所唐墓、高邮车逻唐墓、扬州司徒庙镇唐墓、扬州唐大和八年(834年)墓、唐开成四年(839年)墓等唐代墓葬用砖类似。可见,中唐罗城城砖与其后扬州城砖相比显得较小,而与其前后的建筑、墓葬等多种唐代用砖在规格、质地上基本相同。

(2) 唐代晚期罗城城砖

晚唐罗城砖规格多为 $40 \times 19 - 5$ 、 $39.5 \times 19.5 - 5.5$ 、 $38 \times 19 - 5$ 、 $39 \times 19 - 5$,还有一些虽略有不同但基本接近的。晚唐城砖之间的黏合剂,为纯净的黄黏土,亦未见有用白石灰膏做黏合剂的现象。这批晚唐时期专为修建罗城而烧制的扬州城砖,在规格上与其前的中唐扬州城砖及其后的杨吴乃至两宋的城砖明显不同,在烧造质地上多见有夹生的现象,修砌方法基本继承了可见于中唐罗城的平铺排列修砌的方法,但墙体之间开始出现了咬合的技法。

唐宋城东门遗址主城门处发现有唐代砌砖,其性质应为城墙内外两侧的包砖,其与东门门址的关系尚不清楚。经局部解剖得知,包砖基槽底部铺垫纯净的黄黏土;包砖砌法有两种,一种面砖顺铺,内填两排丁砖,与面砖错缝;另一种面砖为一排丁砖,内填一排丁砖和一排顺砖,两种砌法隔层错缝使用,砌砖之间用黄黏土作黏合剂;砖灰黄色,面砖、填砖用砖规格无差别,仅砌法不同,但用砖规格不甚统一,砖规格多为 $35 \times 17.5 - 6.5$,其他还有少量规格为 $34.7 \times 17.5 - 6$ 、 $34.7 \times 17.3 - 6.3$,还有长29、宽度不等、厚4.3厘米的。这里的用砖规格与扬州城南门遗址有所不同,但砌法有近似之处,与中唐罗城用砖相比显得较大且厚,与典型的罗城南门晚唐城砖相比却显得较小却厚。

罗城北墙发掘探沟(YLG6)第③层出土遗物有“唐砖”,规格为 $? \times 14 - 3$ 的小砖以及 $? \times 22.5 - 5$ 、 $? \times 23.5 - 7$ 的大砖,大砖上有少量戳印“东窑□□”、“□窑毕□”等铭文^⑨。从砖的规格和铭文内容来看,大砖当为晚唐杨吴大砖。

唐罗城东墙探沟 YLG4 第②层内出土有戳印“楚州砖张”的铭文砖,规格为 $38 \times 19 - 5$;西墙东段的探沟 YLG5 中出土有一批戳印有“鄂州西”的铭文砖,规格均为 $38 \times 19 - 5.5$ ^⑩。从用砖规格和戳印及文字内容来看,推测这些砖的时代当属于晚唐。

2. 唐代其他建筑用砖

(1) 罗城内其他建筑用砖

罗城内其他建筑用砖,主要包含房屋墙基、铺砖地面、水井等。

扬州师范学院内发现的建筑遗存的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存始筑于中唐,晚唐重修,宋代重建,可能与龙兴寺有关。其中 YST5 内发现 $26 \times 10 - 5$ 、 $40 \times 20 - 6$ 的花纹砖,第三期宋代早期地层中有 $25 \times 10 - 5$ 的竖砖竖砌踏步,竖砖下有一层 $23.5 \times 11.5 - 2.7$ 的横铺砖;T6 第一层人字形铺地砖规格为 $29 \times 13.5 - 3$,第二层斜坡铺地砖规格为 $31.5 \times 15 - 5$;T7 第一层墙基砖规格为 $33.5 \times 15 - 5$,夹杂有 $18 \times 10 - 5$ 的小砖;T8 第一层砖铺墙基砖规格为 $? \times 14.5 - 3$,第二层井口用砖规格为 $33 \times 16 - 5$ ^⑩。简报中地层所属时代分别定为:第一层为北宋,第二层为晚唐,第三层为中唐。

扬州文化宫唐代中期至唐末五代的建筑基址中发现有较多的用砖遗迹,夯筑建筑台基四缘用长方形条砖包砌,以黄黏土灰浆粘合;砖铺地面多用条砖铺成人字形;天井地面的做法是以一层较薄的黄黏土垫实取平后铺砖,内心用条砖铺成人字形地面,边缘一顺一丁砖压边,用方砖对缝平铺;台基北部丁砖平铺宽 30 厘米的散水,其他三面丁砖外侧顺铺一砖成宽 45 厘米的散水;水井也是用条砖碰角圈砌;出土条形砖的规格为 $36 \times 18 - 5$ 、 $30 \times 15 - 4$ 、 $26 \times 13 - 3$,方砖规格为 $32 \times 32 - 5$ ^⑪。唐代早期房屋 YWF2 房前用规格为 $32 \times 15 - 5$ 的砖铺成“人”字形席纹地面;唐代晚期房屋 YWF1-2 夯土台基四周用规格为 $31 \times 15 - 4$ 的砖包边围砌,天井中心用规格为 $32 \times 15 - 4$ 的砖铺出“人”字形地面;唐代晚期房屋 YFW1-1 夯土台基四周用规格为 $32 \times 15 - 4$ 的砖包边围砌,室内均采用条砖铺成“人”字形席纹地面,西门口的方砖边长 30 厘米,天井院中全部为“人”字形席纹地面^⑫。

汶河北路东侧的新华中学遗址中发现的唐、五代时期房址 YXF5 台基的西部有砖铺散水,错缝平铺,用砖规格为 $31 \times 15 - 4$ ^⑬。

上述这些遗址所见用砖有较多规格,虽然资料不是很全或尚有需要商榷之处,但大致可以认为一般建筑用砖在规格和烧制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从晚唐开始就可能多使用专门烧制的城砖,即晚唐起城砖与其他建筑用砖有所不同,这种状况可能至少到宋代也是如此。当然,也不能否认有晚期建筑使用早期用砖的可能性。

扬州唐代水井发现较多,唐代井口半砖平砌,其下整砖竖砌成圈状^⑭。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发表资料的用砖规格主要有:

1990 年在铁佛寺北发掘的砖砌唐井(YZJ1)的井壁用砖有两种,近井底 2.3 米的一段用砖规格为 $26 \times 13 - 2.8$,井腹壁用砖规格则为 $35 \times 17 - 5$;因出土宋代器物较多,故推测该井沿用至宋代^⑮。从该井用砖规格来看,或许两种砖共存,只是井底、井壁的用砖不同;或许井本身也有修缮,亦有早晚之分。

扬州大东门唐代水井壁的用砖规格为 $30 \times 15 - 4$ ^⑯。

史可法西路北侧的教育学院宿舍大楼工地内发现唐代遗迹和遗物,其中两口唐代砖井的用砖规格为 $26 \times 13 - 3.5$ ¹⁸。

(2) 唐代扬州墓葬用砖

扬州城及其附近唐代墓葬较多,已见发表资料的主要如下:

仪征胥浦唐墓,年代在安史之乱后,墓壁用 $25.5 \times 12 - 3$ 的长方形小砖砌成¹⁹。

扬州农科所唐墓,年代为中唐时期,墓壁用 $30 \times 15 - 5$ 、 $30 \times 13.5 - 4$ 的小青砖平砌,墓底用砖错缝平铺三层²⁰。

高邮车逻唐墓,年代为唐代中期,墓砖素面,用砖规格为 $30 \times 15 - 4$ ²¹。

扬州司徒庙镇唐代中期墓葬,用小青砖平砌而成,规格为 $30 \times 15 - 5$ ²²。

扬州唐大和八年(834年)墓,墓砖规格统一,均为 $27.5 \times 12.5 - 3.5$ ²³。

扬州唐开成四年(839年)墓,从简报描述可知该墓用砖宽14厘米²⁴。

唐罗城北墙探沟YLG4开口于第④层下的唐代小墓(M3)为砖室墓,用砖规格为 $30 \times 15 - 5$,四壁及底均用单砖砌;墓室底用砖横向错缝平铺;四壁砌法相同,自墓底部向上,先平铺对缝顺砌②层,其上用半砖立砌,再上又平铺顺砌对缝砖三层,然后又用半砖立砌,两种砌法交替向上垒砌成墓壁,每层都向内收缩;墓顶已被破坏²⁵。

从上述这些墓葬的用砖规格来看,唐代扬州墓葬用砖的规格与中唐罗城用砖、唐代其他建筑用砖的同样,墓葬也只是一种特殊的建筑而已。

从目前调查发掘的结果来看,唐代子城所处地带为质地很好的黄黏土,因此可能仅在夯土城垣重要位置再行包砖。而罗城位处于江冲积层之上,所处之地下均为不适宜用于筑城的细沙土,加之江淮之间雨水较多,故而罗城虽非衙署区,却只因战乱频仍而如此大修,罗城可能内外全有包砖墙。中唐罗城可能是陈少游短期内修建而成,城垣夯土墙体基本为堆土或堆筑,因此需要两面包砖。晚唐罗城为高骈时期所修,使用了扬州周边甚至距离较远的多个州所烧制的城砖。

用包砖墙包住城垣的堆土或夯土的方式,省却了将大量人工集中到修建地而筑城的麻烦,能使得筑城的工程尽快较好地进行。从与扬州城城建相关的文献来看,扬州修城用时都较短,所用人工也都不多,当与这种修城方式密切相关。这种修建方式,当与扬州城的级别无关,而应仅是出于因地制宜才使用了相对应的建筑技术。

另外,仅就扬州城所见用砖情况来看,从六朝到隋再到唐宋直至明清,除了唐子城和中唐罗城,扬州城建用砖基本是专门烧制的;城砖的规格,即砖的大小厚薄,从六朝到中唐似乎有逐渐缩小变薄的势头,晚唐五代时期的城砖最大且厚度适中,而两宋时期的城砖较唐代城砖要小但又呈现出逐渐加厚的趋势。

二、晚唐五代时期扬州用砖规格及修砌技法

晚唐五代时期扬州城用砖，从城建时代和规模来看似乎可以区分为杨吴大砖和周小城用砖两类，但揭露出来的相关遗迹却表明五代后周修建周小城（即后来的宋大城）所用之砖亦为杨吴大砖。

杨吴（902~937年）大砖是指从杨行密修缮罗城开始至杨吴后主被南唐夺位止，包含晚唐末年在内。扬州杨吴时期的遗存中多见这种大砖，在扬州城、房屋、墓葬、砖窑等遗址中都可见到这种大砖。

这种杨吴大砖，在史可法西路北侧的教育学院宿舍大楼工地内发现有，规格为 $42 \times 24 - 6$ ，戳印边框为 12.5×4 厘米，戳印内均为阳文，文字内容多含有“东窑”或“西窑”^②。简报中也认为这种大砖与唐代常见砖的规格明显不同，并指出砖上戳记的窑名和工匠姓氏与唐代衙城内1号城垣“西窑陈□”和“西窑许□”砖^③、邗江县杨庙乡五代大墓^④的用砖规格和窑名等相同。这种规格的砖，以前就基本认为属于晚唐五代时期，而扬州城南门遗址“迎銮”铭文大砖的出土，证明了五代十国的杨吴时期的确使用了这种规格的砖。当然，五代十国的杨吴时期这种砖的使用情况，并不能完全否定晚唐时期的扬州也有使用这种大砖的可能。

扬州城南门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含有“迎銮”的城砖，规格为“迎銮窑户徐”20（残） $\times$ 12（残）-6.2、“迎銮窑户徐□”32.5（残） $\times$ 24-5.8，含有“迎銮”铭文的城砖当属于五代十国之杨吴，也就说明这种规格较为特殊的城砖可能主要烧制于杨吴时期。基于“迎銮”砖时代的推定，加上扬州城遗址五代时期遗迹和墓葬发掘所积累的经验，基本可以认为这种规格约为 $42 \times 23 - 6$ 左右的大砖属于杨吴时期。因之，戳印文字中含有“×窑”的这类规格的砖，其烧制年代亦当属于晚唐至五代十国之杨吴时期。

1978年，南京博物院曾在子城北墙上发掘七条探沟，北墙中部G1北部中层有灰色唐砖，G2~G7压在夯土之上的地层中出土有模印“闰□□□”的青灰色砖和戳印“西窑陈□”、“西窑许□”且有印戳边框的深灰色砖^⑤。纪仲庆指出耿鉴庭误将含有“东窑”、“西窑”的铭文砖时代断为南宋，并提出这种铭文砖当属于唐代遗物，认为邗江杨庙五代大墓中的“东窑章拱”、“西窑闵求”等铭文砖是利用了唐代城砖^⑥。这类铭文砖是否能因此出现于唐子城城垣就明确断定其属于唐代？唐子城北墙东段是否有五代时期的沿用和修缮？笔者以为，唐子城在五代时期的状况尚且不明，并不能排

除五代时期修缮子城的可能性,因此这段城墙上的这类砖亦有属于五代时期的可能性。

1987、1989年在子城城墙上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数条探沟中,唯有东墙YZG4第②层出土有“东窑周□”、“西窑郑非□”、“白沙窑赵崇”等,而第②层的定性为“扰乱的城墙坍塌土”,“出土遗物大多为唐代砖”,“最晚的遗物,有宋至明清时期的铜钱”;在宋代宝祐城东墙上的YZG6第④层中出土有属于这种规格的“西窑王师□”、“□□令蕴”的戳印铭文砖,同出的还有“罗城”、“官”等明确属于唐代或唐末五代的用砖^③。这些也说明,这类大砖在烧制年代上不晚于宋代,应该是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

2006年在扬州动物之窗(铁佛寺以东)的唐罗城和唐子城联结点的发掘中,在可能是子城东南角和罗城的联结点的拐角(东北)处,亦发现有用这种大砖的情况^④。上文中已述,该遗址附近的遗迹和遗物多与早期杨吴相关,文献中有杨行密时修缮扬州城的记录,扬州城南门遗址的发掘也已明确杨吴时期对扬州城南门曾有修缮,笔者以为所谓的杨吴时期对扬州城的修缮,或许也包含有对子城部分的修缮。

唐罗城8号西门遗址发掘地层的第2层中出土的砖,以规格为 $42 \times 23 - (5.8 \sim 6)$ 的大砖为多^⑤。该层的时代被定为晚唐至北宋时期,甚为妥当。

五代后周时期取唐罗城之东南隅建成“周小城”,也就是说宋大城的西门和北门最早也只能是在后周时期出现的,因此这两个门址中的五代相关遗存即便使用了杨吴大砖,也只能将之定性为五代后周时期的遗存,或者是五代后周时期与杨吴时期烧制的砖相同。

宋大城西门遗址中揭露出了五代时期的城墙、马面、城门和道路等遗迹,城墙包砖墙用砖有两种规格,大者 $42 \times 24 - 5.5$,小者 $39 \times 19 - 5$;马面用砖有三种,面砖规格有 $41 \times 23 - 5.5$ 、 $41 \times 23 - 5.5$ 两种,填砖规格为 $39.5 \times 19 - 5$ 或 5.5 ;城门处用砖规格为 $42 \times 24 - 5.5$;门口铺地砖 $41.5 \times 22 - 5.5$;用黄黏土作黏合剂,砖的砌法为平铺错缝,一顺一丁^⑥。上述这些规格的砖中,管见以为长度超过40厘米的城砖均被用于表面,当为杨吴大砖,而小于40厘米的则多为填砖,当为晚唐至杨吴时期的城砖。

宋大城北门遗址中的五代后周时期始建的主城门第Ⅰ期门道边壁,是位于主城门区域的最东侧的单砖墙门道边壁,为顺砖平砌错缝的南北向单砖墙,砖之间用泥浆黏合,有的砖侧面附着有石灰浆,用砖规格为 $43 \times 23 - (6 \sim 7)$ 。平面所见砌砖仅为单砖南北顺铺垒砌,砌砖立面平直而无收分,砌砖之间用泥浆作黏合剂。从周小城宋大城的形成过程来看,晚唐杨吴时期在此并无修建,因此这里当是继续使用了杨吴大砖。

扬州城南门遗址中有属于五代时期的包砖墙,其中84Q4①所用面砖规格为 $42.5 \times$

22.5-5.5；主门道西侧 S2 以南发现的 Q26 残余用砖规格多为 $41 \times 23 - 5.5$ ，亦有宽达 24~28、厚 5.5~6 厘米的；瓮城门道以东的瓮城墙南缘包砖墙 84Q5 用砖规格为 $42 \times 23 - 5.5$ ，残存的八层包砖墙体收分仅 3 厘米，墙体外表的砌法与宋大城西门五代时期遗存同样使用一丁一顺的砌法，面砖整齐而填砖杂乱，黏合剂是沙泥浆而不是黄黏土泥浆；瓮城门道东西两侧包转墙的用砖规格主要为 $43 \times 23 - 6$ ，并有两顺一丁的砌法，黏合剂为黄黏土。

由于后期建筑中亦有使用前代城砖的现象，杨吴大砖在其后的城垣包砖墙或建筑中亦时有所见。如史可法西路北侧的教育学院宿舍大楼工地内发现有三处砖砌建筑遗存，用砖平铺交错顺砌而成，砖规格多为 $42 \times 24 - 6$ ；铭文砖有两类，一类砖面上有 12.5×4 的戳印，规格为 $42 \times 24 - 6$ ；另一类铭文为“西窑张□”，其规格为 23×16 ^⑤。

总之，关于上述这种杨吴大砖的烧制时代，笔者认为应该与杨吴密切相关，五代十国之杨吴后主时期烧制和使用较多，其下限或许可延续至杨吴灭国之后至北宋灭南唐期间。至于杨吴时期扬州地区的城墙包砖和墓葬用砖无甚区别这点，或许这一时期的多种建筑中确实并无区别地均使用了杨吴大砖，但从后世建筑上多见有使用前代城砖的情况来看，亦不能排除五代时期的墓砖使用了拆下来的杨吴城砖的可能性。此外，部分长 18.5 厘米左右、含有戳印“官”字的多种砖瓦，管见以为或许是烧制于晚唐的杨吴时期的遗物。

另外，扬州博物馆 1980 年调查唐子城遗址之际采集了较多的铭文砖，翌年发表了铭文砖的文字内容及其规格^⑥。虽然这些采集资料有的文字或许登记有误（如“镇江镇前军”、“主军”、“大使府进造”、“镇江水军军造”、“封军烧造、步三将”等），有的规格记录尚需具体（砖的长、宽均未标明是否为残存），有的铭文内容则为孤例（如“乾祐□罗城砖”、“兴化”等），但是依然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了扬州城唐宋时期城砖的面貌。

“乾祐□罗城砖”铭文砖为孤例，“乾祐”年号见于后汉 948~950 年（乾祐元年~三年）及吴越、荆南、楚，北汉 951~956 年间（乾祐四年~九年）亦用此年号，西夏在 1170~1193 年间也用乾祐年号。若非登记失误，则该铭文砖属于五代时期的可能性较大，那么该砖因何见于扬州就需要深究了；并且，发表资料中该砖的规格为“19×5”，笔者推测当是宽 19、厚 5 厘米，其规格与扬州含有“罗城”的城砖近似，则该砖属于晚唐五代的可能性较大；另外，该砖铭文中明确有“罗城”二字，若其确与扬州城有关，那么 937 年南唐建立后或继续沿用了晚唐五代至扬州罗城。诸多问题，都有待原始资料的确认并深入研究。